

未曾错过的记忆

徐 剑

1

已经是秋深了，那天下午，他伫立在凉山州木里大寺门前，极目山岭迤邐，有一支驮队的剪影，从云南丽江山间铃响而来，犹如蚂蚁一般，掠过木里县的山间。彼时，风铎叮铃作响，秋风起，摇曳之影将蓝色的天幕划破。刹那，他迷失了，这铃声，应该是云南马帮所特有吧，怎么会与木里大寺众僧晚课浑然一体？木鱼咚咚，晨钟暮鼓，是谁敲响鼓点，敲响那驼铃声？彼时，他从历史天空中，看见一个人，伏云南小矮马背上，是那个叫约瑟夫·洛克的洋人，身后跟着丽江永胜土司管家阿云山派来的保镖，肩上斜背鹿角叉开的猎枪，威风凛凛，从泸沽湖策马而来。

在他的记忆中，此乃一幅褪色照片，那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约记者约瑟夫·洛克，因在丽江呆得太久了，他想去更远的地方了，比如四川藏区、甘肃藏区，远方梦一般地吸引着他，那是真正的香巴拉世界，充满了无限的诱惑。

约瑟夫·洛克踏上了征途，朝着木里王国走来了，他此行的终极地，就是要寻找一个叫香巴拉的世界，人类最后的伊甸园。

2

那天他们在郎木寺吃过中饭，中国作家第一次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，一站站就是选部县，大道沧桑，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足迹，早已随风雪淹没。他们从大巴山一路走来，从马尔康过红原，抵达黄河大拐弯，再驶向若尔盖，在县城夜宿。第二天上午去班佑，将红军三过草地最后一段行程走完。然后向川甘接壤郎木寺小镇驶去。晌午时分，抵达郎木寺。他走到观景台，环顾郎木寺周遭风景，俨然一个香巴拉王国。山岭如锯齿，远远望去，犹如古城郭的垛堞，骑于山岭，仿佛将郎木寺小镇环抱于城墙之中，森林、牧场、青稞地，远处半坡上，喇嘛庙金瓦闪烁，煨桑的青烟袅袅，飘浮于小镇上空，反衬阳光，金晃晃的佛堂之瓦，让人恍如入天阙。

他一趟趟远足荒野，依然被这方寂然沉醉。好一个静字了得，选部之境，无车马喧，亦无红尘之扰，村庄、庙宇、牧场、放牧女，坐落天地间，似乎是为上天诸神准备的后花园。栖息于此，安妥一个曾经躁动的灵魂。

余后的行程，将驶向决定长征红军命运的天险腊子口。雨燕叽叽，郎木寺梁上的燕子出巢了，带着儿女飞往远方。

3

约瑟夫·洛克在木里王国呆很久了，沉醉在蓝月亮山谷，与木里王成为至交。他已经游遍木里，惊叹这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这才是真正的香巴拉啊！洛克以一杯虔敬，写下《黄喇嘛王国——木里》，投给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。然后，将目光越过雪山，从乡城、稻城，投向了康巴、甘南的藏区。他知道

身处南国总是向往冬季的冰雪，贵州的冬天没有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观，即便下雪也是两三天便化了。

每每提及冬天，我对寒冷的印象很少，哪怕是寒冬腊月，父亲都要带着我们晨跑，天没亮开，即便被窝温暖也不敢赖床。寒冬的清晨里跑出汗来，只穿一件运动衫也不觉冷。

冬天在儿时记忆里就是憧憬雪的童话世界，还有就是“西窗剪烛，围炉夜话”的场景。因为从小到大，我冬季的岁月都是白天呼朋唤友与小伙伴恣意嬉闹，夜晚则守候父亲的“围炉夜话”——历史故事会。这个传统故事会，父亲一直保持到现在。

时光宛如一把梳子，将韶华梳成了沧桑，把父亲从青丝梳到了鬓白。冬天的夜晚似打翻的墨水一般深寂，父亲则用这夜色的墨汁描述着一个又一个经典的历史故事。在“围炉夜话”里，我们姐妹品味着父亲解读的经典，从三国到水浒，从贞观之治到播州土司，从封神榜到历史文献……父亲的故事会伴随着我们在温暖的火炉旁度过无数个冬日，



真正的风景藏于何处，于是行至打箭炉之香城、稻城，揽神山无尽，可他仍觉得难媲美德德的卡瓦格博，正巧，路遇一位云南马锅头，他问还有仙境藏于前方吗？

当然有了嘛。选部啊！马锅头答道。

于是，第二年，约瑟夫·洛克调转马头，从云南入川，从离选部最近的州府南充过去。

那天洛克的目光从岷山之巅掠过，旷野村庄之上，两边尽是白石山、红石山，就像他在郎木寺看过锯齿般的城垛雉堞一样，风景这边独好。向东，经博峪沟，抵达大峪沟，沿大峪河溯源而上，到达山主峰扎伊克嘎，翻越此山，即跨过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分水线。向南，翻越古麻山，沿麻牙沟，便可到达选部峡谷。

1927年冬天，约瑟夫·洛克走了另一条路。他带着仆从于大雪中翻越岷山，先经过麻儿沟、拉力沟、卡车沟，再向西到车巴沟，沿车巴沟逆流而上，抵达光盖山主峰久隆隆；穿越“石门金锁”，向西，沿河谷进至扎伊那山，比蓝月亮峡谷更美的风景在等着他。

八面风景奔来眼底，四周白岩石山涯，锯齿般的城墙，就像龙门一般，耸入云端，孤峰兀立，如众神山罗列。从那个视角看过去，田野、牧场、山坡上牛羊成群啊，与他在木里看过的风光相比，又是另一番绝境。他以为，这就汉语说的桃花源里人家啊。

他一步一步从高山之巅，向前，抵达选部最高处，往山下俯瞰，约瑟夫·洛克惊呼，伊甸园！

4

在白龙江畔的草地上，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采风团又停车休息，太阳挂在天上，高高的，入县城时间尚早。路边草地上，偶有牛羊出入，远处是一片河滩，可听白龙江淙淙流水。一曲歌罢选部风，花儿从风中传来。他盘腿坐于草地，望天，蓦地想起过班佑河的长征故事，写人总后勤部政委王平上将的回忆录。彼时，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已过了草地，彭德怀仍不放心，命军团政委王平率警卫连再返回去收容。这等于倒回二三十里地，红军官兵早已精疲力竭。于是，王平叫警卫连吹集合号，带上干粮，

再回班佑草地。傍晚时分，到了班佑河边，从望远镜看到对岸坐着一排排红军战士，因了晚来风急，过河危险，决定第二天太阳升起，草地温度上来了，再过河接运背靠背坐着的战友。漫漫长夜，王平带的收容队只好在河边宿营。寒夜冷霜，野旷明月，照在漫漫的长征路，野旷明月，照在漫漫的长征路。草地将尽，走过选部，就是天险腊子口，只剩下最后一道雄关六盘山。胜利在望，河对岸掉队的战士，一定要将他们召回。长夜散去，天将破晓，一轮红日从班佑草原上升起。王平带着警卫连过河，往那原地坐着的战士走去，看到他们像冰雕一样，坐于天地之间，他们早已没有呼吸。收容队的红军将士都哭了，朝天空放枪，满天风雪，祭祀那些英魂忠骨。也许他们再也回不到烟雨江南、中原大地，可是他们的脸和眼神始终向着故土。那一刻，他的泪水涌了出来。

登车往选部县城驶去。一路相伴是呼啸的白龙江，向下，冥冥之中，他看到约瑟夫·洛克骑在云南小矮马背上，在他的前方踽踽独行。他也从云南故里来，只是离开家乡已经40多载了。

车子路过一个叫扎伊那的藏族村庄，没有左拐进去，而是直驱县城，他与约瑟夫·洛克惊叹的最后伊甸园失之交臂。

抵选部县城，太阳还高高的，看表，不过下午4点多钟，他和几个同行者一起去探选部旧城王宫。西行20多里地，看到山顶废墟陈列，城墙瘦骨铮铮，在岁月风中挺立了千年。他们奔车往山上爬，海拔不低，在二千七八百米之间。他们很快登顶。眼前一片蒿草遍地，残垣断墙，人一进入，惊动一只只鹁鸽和斑鸠翼翥而上，飞向晴空，排箫般的天籁从空中传来，他仿佛听到了大昭寺和桑鸢寺的风铎之声。

踟蹰于选部王宫的旧址里，他蓦地发现了一个石柱，上边镶嵌一行字：三国蜀汉姜维挂马处。那一刻，他已经站在三国时代的旧址上了。

黄昏泛泛，在山上流连太久，伫立于高山之巅，远眺新城，他觉得心旷神怡，万山皆绿，城市山外青山，他觉得莽莽森林后边，藏着一个香巴拉，抑或一座伊甸园。暮色苍茫，他被历史的云烟淹没了。

5

这一回，他又一次走在了约瑟夫·洛克之道，会有奇遇吗？他不知道。那一年冬天，约瑟夫·洛克骑着甘南黑骏马走进了扎伊那，一路下山，抵达第一个村庄，便是选部县益哇乡，海拔3300米，扎伊那是藏语，意为“石匣子”，一座天然“石城”。约瑟夫·洛克恍入梦中，环顾四周，地形像一个偌大的宫殿，万仞山峰相连，金刚之杵遗世独立。

次日登临，约瑟夫·洛克的马队是从代巴村、达日村、业日村、东哇村一路住下。藏居人家皆按山势从高往低，依次而建，村子房屋多为木板楼。村民称他们是吐蕃松赞干布的后裔，当年远征于此，从此安家。

伊甸园，那晚喝过酥油茶，品尝过青稞酒，约瑟夫·洛克微醺。他摊开日记本写道：“我平生未见如此绮丽的景色。如果《创世纪》的作者曾看见选部的美景，将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。选部这块地方让我震惊，广阔的森林就是一座植物学博物馆，绝对是一块处女地。它将会成为热爱大自然的人们和所有观光者的胜地。”

6

可惜他一再错过约瑟夫·洛克所说的伊甸园。他第一次从选部县回来不久，一位朋友到了扎伊那，在朋友圈推介，他被那神秘光影吸引了。问此地何处，对方告知是选部，他扼腕叹息，去岁刚走过，错过一方胜境。

他不想再错过了。壬寅年之秋，他和几位文友去甘南采风，地点有选部、有约瑟夫·洛克之道，及他曾经错过的伊甸园，他第一时间便答应了。他从昆明长水飞来，在迷迷漫漫风中从天而降。先抵兰州中川机场，趁着雨夜，驶向甘南，一步步走向神山白石山，走近郎木寺，往选部县扎伊那走近。

人扎伊那，时至傍晚，天晴朗得好，神山上万里无云，那纯净的蓝，没有云雾，亦无山岚，太透了。车入第一个村里，木楼依旧，青稞刚收获不久，地已犁过，黑黝黝的，透着泥土的味道。车子一路盘旋向上，过了第二个村庄，视角渐次升高。到了观景台，第三个村庄渐入佳境。伫立观景台上，望着扎伊那的石峰发呆。夕阳西下，再往当年约瑟夫·洛克从山顶下山的第一个村庄代巴村走去，看青稞架上，麦穗金黄，民宿楼上，天顶玻璃，可仰望星星。入一年挣40万的藏家民宿，坐在大阳台上，喝酥油茶，再观扎伊那，四周群山相拥，白石为城墙，为雉堞，为金色塔林。田野中，牛羊悠然，踏着夕阳归来，倒影投在黑土地上，他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天地独一人，晚风吹铎铃，木鱼点点，经幡如魂。此处可安妥灵魂。坐在这里，与夕阳一起老去，不问归途。

当有人催他走时，他很矫情答道，我不想走了。

众人皆笑他痴。

其实他一点也不痴，因了魂魄已化在此地。

7

处暑后的一天，我在纽约史泰登岛上，遇见一个富有江南韵味的翠竹庭园，它像一颗美丽的珍珠，藏在一个花园里。它是以明代苏州园林为原本的古典园林，据说所有的建筑元素都是从苏州做好了运到美国的。我在幽静的庭院里流连忘返，一时不知身在何处。因疫情，已有3年没能回国旅行。没想到在纽约，我竟然能与江南不期而遇。我坐在小桥上，鲤鱼在桥下缓缓游动，波光粼粼，池水荡漾，鲤鱼如水中的彩霞流转。隔着水面传来婉转的曲声。在假山丛林中，有几位吹箫和弹琴的古装艺人。良辰美景令人沉醉，我的思绪飘到了北京的颐和园。

我想起了北京的水，它与古运河有关，曲曲弯弯在我生活的地方围绕着，轻轻巧巧地围住了我熟悉的公园和绿岸。回头看，我小时候的经历都与它有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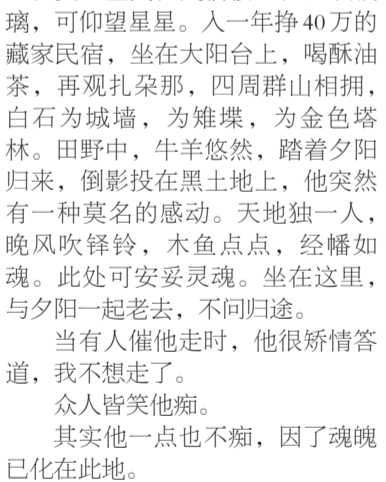
我父辈是渔民出身，祖祖辈辈生活在长江边，但我却不会游泳。我小时体弱多病，动作协调性很差，学游泳时，老师没看住，我把自己在游泳池里“淹”了，被人捞起，送校医室，像一只落汤鸡，因为这次可怕经历，从此我十分怕水。

小时候去什刹海游泳，回忆起来，都是因为仗义，为谈恋爱的女同学当灯泡去的，都是人家在水下游泳，我在岸上晒太阳。东看西看，感觉闻到水的气息，热闹的同时又是孤独的。

水到了冬天，又是坚硬的。很多小伙伴喜欢到后海滑冰。但我从来在冰上立不住，一站直就会摔倒，还被别人的冰刀划破我的头。所以我跟水真的没有缘分。但是我记着那冰上的快乐。孤独的灯光和陌生的看不见面孔的小伙伴。青春的记忆就是这样，你根本就记不住你身边的伙伴是谁，但是你记得当时眼睛里所看到的时光流过的痕迹。

我出国前，最后一次去看颐和园。我对颐和园情有独钟，因为它太像江南，特别是西堤，完全是模仿西湖的苏堤而建造的。所以在颐和园，既能领略北方山川雄浑壮阔的气势，又能看到江南水乡婉约清丽的风韵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游颐和园。我坐在船上，身穿红笼袖红纱裙，长发飘飘。船在水上漂着，船儿摇啊摇，就像躺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，运河水把我最美最舒心最开怀的笑容记录下来，送给了远方的云。

多年后回国，一位朋友带我再访后海，包括前海、后海、西海三块水面的什刹海，是旧时皇家独享的一泓清池。我记得过去这里是老北京人冬天滑冰、夏天乘凉的地方。上世纪80年代，后海形成了一个酒吧区，鼎盛的时候得有上百家酒吧，后来这片酒吧火了，不仅成为游客必去的地方，而且



8

从这里面走出来很多优秀的歌手。

午后的后海，风景如画。沿途有很多出租自行车的，有单人车、双人车、三人车，骑车逛后海也是件很悠闲的事情。有人骑车，有人划船，有人晒太阳，有人看海。这里是市民能够在城区自由运动和休闲的场所，绿地绿树，河水环绕，鸟飞、虫走、人跑，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。这里有点类似纽约的中央公园，在市中心为市民提供了绝佳的活动空间。

朋友请我吃饭，我本来想吃一些小吃，比如像过去那样，先来份儿炒肝儿和锅贴儿，朋友说别介，好不容易几十年没来后海，咱整点好的。于是进一家高级餐馆，大餐一顿，待到日落黄昏时，垂柳夕阳，让人甜蜜而怅惘。走出餐馆，我站在路边，听着对面酒吧里传来的一首首陌生的歌，却有似曾熟悉的感觉，看着陌生的人来来往往。数十年弹指一挥间，如今的我身在他乡，此刻此情此景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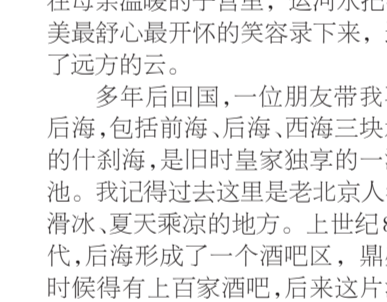
夜幕降临，后海的夜景，变成了天地湖水一片红色和金色，太美了！很久很久，我被这美噎得说不出话，也不愿说话了，只有静默，才对得起美景。

酒吧音乐响起，霓虹灯光闪烁，人影攒动街头。我坐在船上，恍然像秦淮河边的情景，一船一船的人，岸边是一盏一盏的灯。俯视图亮在水中的倒影，惊奇地看到“月下飞天镜”的水中影像；仰望天空，烟霞流转，变幻无穷，街灯船灯，水下倒影，结成了海市蜃楼般的奇景。水面平静，河岸辽阔，天空高远，此情此景，令我恍若隔世。

因为我是南京出生，刚出生就随父母来到北京，所以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南方城市和一个北方城市，一个是北京，一个是南京。巧得很，脚下的这条大运河，也是流经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天津、河北、北京6个省市，相当从我的第一家，流回到我的第二家。我想象着自己，坐着游船穿行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上，从北京出发，一路树影斑驳，两岸高楼林立；华灯雾霭，烟霞朦胧，宽阔满盈的河水，舒缓而悠然地流淌着，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。”古桥回眸，桨声灯影中，悠久历史与当下融汇为一幅秀美壮丽的画卷，而我，就行在画中，顺水而下，从京回到我家乡的秦淮河。

其实，北京的运河水一直静静地在我身边流淌，它储存着点点滴滴我对童年、少年、青年的回忆。我永远感恩它的养育之恩。在朱自清笔下，秦淮河的摇橹声啊，一直响在他心里。而我的故乡水，永远在我的记忆里回响。

仍念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。



故乡水

王燕宁（美国）

人生如面 汤出状态

张治华

因疫情居家5日，本就乏善可陈的厨艺经受极大考验。第四天，女儿撒娇要吃葱花饼，我在脑海里回想着妈妈的味道，手机上搜索着名厨的做法，硬着头皮一步步尝试。

朵朵刚满5岁，正是好奇的时候，小尾巴一样跟在身后，看着我舀面、备水、搅拌、揉压，于是我开启边做边讲的“直播”模式，她像粉丝一样崇拜地看着，认真重复我说的每一句话。

和好面块、盖上保鲜膜后，我说：“让面饧一会儿，我们去准备葱花和油酥。”“爸爸，等一下，饧一会儿是什么意思？面团刚才睡觉了吗？”很显然，她的崇拜并不盲目，提出了自己的困惑。我解释说：“饧一会儿就是让面团休息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饼会更好吃呀。”“为什么呢？”她歪着脑袋继续问。“这是因为……爸爸也不知道，奶奶就是这样做的。”

还算顺利，第一次就做出了香喷喷的葱花饼。朵朵边吃边夸：“爸爸做的饼，真是太香了！”

我吃了两块，就抽空搜索汤面的原理。女儿的问题也引起了我的好奇。汤面到底是怎样一个神奇的过程呢？

我搜索了网上各种说法，不禁感叹，汤面，这个面食制作中的物理过程，因静置看似无为，实则是蛋白质和水分子内在结合的关键，决定着食物的品相和口感。

细想一下，这似乎蕴含着生活中的“汤面原理”：“静置”是全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，它让内在更自更强更坚韧，外在更多样更可塑。否则，因其无为而省略，就会操之过急，失误、失形、失味。

联想自己，好像无意中运用了另一种“汤面式”的工作方法：先用100度的激情策划，再用0度的冷静降温，最终以37度的形态呈现。100度的激情重在沸腾，我会全部、彻底、甚至是过度地助燃，把所有的想法和要素搭建出来；0度的冷静主要是从客观的角度做减法，以第三方的视角来协调；37度的形态，最是温度适宜、易于接受。这个温度调节的过程，何尝不是一种“汤面”呢。

感谢女儿“贪吃”爱问的小嘴巴，让我思考体悟这些汤面的道理。是啊！人生如面，好状态，汤出来。